

世界短篇小说集

魯彥譯



世界短篇小說集

魯彥 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28

808.3
751

有 所 權 版

集說小篇短界世

版出月八年七十國民華中

定價	分售處	發行所	發行者	選譯者
大洋九角	各省各大書店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四百 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	魯 彥

AD 14-2

序

序

這一冊內所收集的小說計十六篇，除俄國的以外，都是版圖很小的國家，或弱小而受壓迫的民族的作品。作家的名字與中國的讀者都很生疏。中國人所接觸的多半是英、美、法、德幾國人，所懂得的文字也多半是這幾國，近來甚至連文壇上所介紹的也多是這幾國的作品。這自然不能說是一種不好的現象，這幾國的文藝原是值得驚異，值得介紹的。但因此忘記了世界上還有許多小國，甚至說在那裏沒有開着鮮豔的文藝的花，那便錯誤了。牠們一樣的有生活，有人民，有文字，有痛苦與快樂，有呻吟與叫號，有科學與文學——一句話，無論如何弱小的國家都有牠們自己的靈魂。或者，我們可以說，正因

爲牠們弱小，受壓迫，被損害，牠們的靈魂愈加沉痛，愈加悲哀，而從這裏所發出的呼聲愈比大國的急切，真摯，偉大。文藝正是從靈魂中發出來的呼聲，我因此特別愛弱小民族的文藝。在牠們文藝的園地裏，我常常看見有比大國的更好的鮮花。世界語還只產生了四十年，而牠的花圃竟已開滿了這樣的花，超過了許多別的花圃。因此我願意做一個採花的僕人，採了來供獻給和我有同好的讀者。

魯彥寫於上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



目 錄

俄 國

月 桂 · · · · · 庫 卜 林 · · · · · 一

漢 蒂 額 夷 的 天 鵝 · · · · · 西 皮 爾 雅 克 · · · · · 一 五

僅 有 的 不 如 意 · · · · · 剛 杜 魯 息 金 · · · · · 三 七

波 蘭

古 爾 達 · · · · · 普 路 斯 · · · · · 五 五

對 神 的 犧 牲 · · · · · 先 羅 什 伐 斯 基 · · · · · 八 七

小鹿	．．．．．	年摩耶夫斯基	．．．．．	一三九
匈牙利亞				

二金蟲	．．．．．	加爾陀尼	．．．．．	一四七
麗西·愛爾彩·愛麗沙白	．．．．．	海爾采	．．．．．	一八九

保加利亞

訪教父去	．．．．．	遏林沛林	．．．．．	二二五
學生	．．．．．	盧耐夫斯基	．．．．．	二三三
海濱別墅	．．．．．	斯太馬妥夫	．．．．．	二六九
墓地	．．．．．	斯太馬妥夫	．．．．．	二八七

芬蘭

小人物和大人物 ····· 哀 禾 ····· 三〇一
雛 鳥 ····· 愛爾柯 ····· 三〇五

烏克蘭

荒 田 ····· 波爾調俠克 ····· 三一五

瑞 士

月 光 ····· 柴 恩 ····· 三二五

月 桂

俄國庫卜林著

月

桂

『非常可敬的諸位，美麗的夫人們和敬愛的先生們！如其你們允許，那我也講我的歷史給你們聽了。聽了這個你們纔會明白地知道地上的美是怎樣的空虛，光榮是怎樣的易於破碎，怎樣的善於消失哩！』

這聲音從一個廣大的垃圾堆深處發了出來。在那裏，在酸味的，臭氣的黑暗中，腐爛着許多菜根，薯皮，難看的破布，骨頭，繩索，檸檬皮，碎紙，殘煙捲和魚腸，在那裏堆積着許多破瓶，金錢，錫盒和空虛的火柴匣，在那裏任所欲爲地經營着許多聰明而兇惡，眼光尖銳而深黑，尾巴脫了毛，棕灰色的極大的鼠兒。

「告訴我——說話的是誰呀？」一個有燦爛的過去，曾在美麗的女人梳粧室中生活過的破碎的海絨驕傲地問道。

「那是我，是月桂的一片葉子呢，」謙和的聲音回答說，「可惜呀，大家都看不見我，因為我是被一隻舊鞋壓着，又被一種垃圾蓋着呢。然而，倘若有一天命運願意把我從這深淵裏拖出去，我那時當然會想到，露面在我所有最敬愛的鄰居之前便是我的責任的。我曾受過好的教育，我曾在大的團體中生活過，因此我知道世上責任的規則。」

「哎，我的歷史是這樣的，敬愛的男女先生們：

「講來源，我是南方產，生長在克利米亞半島南岸，一隻有鐵籠的綠色的大桶中。彷彿經過一種魔術的布一般，我還記得那裏的天，海，山，和炎熱的夜晚間的蟬聲。我記得拂着藍色瀑布的紫藤的香氣，紫羅蘭一般氣味，含苞的白

薔薇的香氣，象牙刻出一般，白色大木蓮花的甜蜜的檸檬似的香氣，和千百種木本玫瑰花的馥郁的，相思的，熱烈的香氣——白的，黃的，青白的，玫瑰色的，深紅的，黑紫色的。

「我那時尚年青，不大懂得世事，和數百個同本的兄弟姊妹們一樣的不大懂得。我第一次知道月桂葉子的偉大的意義，是在一個相思的夏晚，一個穿白衣的女郎和一個中學生走過我們前面的時候。在女郎杏黃色的頭髮裏閃爍着金色的斜陽，中學生露着憂鬱的神情，帶子垂落在兩股上，因而他的脚看過去好像死板板地很短了。」

「你看，尼古拉，這是月桂呢！」女郎喜歡得叫着說，「真的月桂呢！這種月桂，人家是用以賞給詩人和使米耳替阿陀睡不熟覺的奧林派競戲中的勝者，用以榮飾彼鐵拉爾珂的！」

『但是那個中學生，據我後來所知道，已不復愛她，是四年級第二學期的留級生，此外，他是屬於A.A.黨，這就是可怕的無政府黨。他摘了一瓣小小的葉子，用指頭擦碎了，嗅了一嗅，狠狠地粗聲的說道：

『「人家還用以煮湯……」

『三個夏天過去了。我已長得很大，已到了青年時期，當人家把我們的樹放入一個更大的桶裏的時候。但有一天早晨，人家把我們捲在樹的韌皮內，用韌皮索捆起，寄往北方了。我們趁着馬車、輪船、火車，又是馬車的走着。老實說，那是討厭的旅行，永久在窒息的地方，又黑暗又顛簸。

『我們這樣的進了一個城裏，我整個喧嘩的和各種的生活就是在那裏過去的，因此，到了我的時日的盡頭，使我現在有同這許多名人談論的無上的榮幸。

『人家把我們放在一處大而華麗的宮殿一般屋內的冬天花園裏。在我們上面是玻璃的屋頂，暖房的南牆也是玻璃框所造；但人造的艸地，狹小的沙路，水池中的噴泉常使我記念那不是偽造的自然。』

『在宮殿中，每年有幾次熱鬧的跳舞會。這時月桂樹，棕樹和其他的大植物便都從冬天的花園裏拿了出來，放在房內，樓梯上，甚至用長布天幕般罩着的石階上。呵，在那些日子，我所看見的是什麼樣的團體，什麼樣的美麗的女人，她們都是在最好的人的溫室裏受盡了愛撫的，在我的面前，在紅色的厚毯鋪着的樓梯上跑了上去，輕輕地移動着腳，穿着白色的綢的拖鞋！什麼樣的肩膀，手臂，紗巾，頸項上的珠鍊！什麼樣的勳章帶，星，鬚髭，踢馬刺，制服，禮服，鈕扣上的花！什麼樣的令人驚羨的音樂，光，香氣呵！』

『但一切都像夢似的過去了。冬天裏的一天，雪落的非常的濃厚——』

濃厚，彷彿誰在上面要用這樣大的聲音，震盪他千年來所有的僵札似的，這時來了一些工人，把我們搬到一間極大的廳房裏。房子的中間，在黑色的高的東西上放着一個長的銀棺，裏面躺着一個男人，頭髮灰色，臉色蒼白，閉着眼睛，露着聰慧和感謝的微笑。進進出出的人非常的多，唱了一會，吟誦似的說了一會，又唱了一會。整個的房間這時充滿了藍色而有氣息的烟，烟霧中熱烈地爆燃着燭火。這非常的奇怪，看着所有的人都望着那個躺着的，只談論及他，只歌唱及他，而他仍躺着，不睜開眼睛來，却安靜地微笑着。

「當人家把他抬走的時候，藍色的烟的氣息尙存留在空房內，來了幾個穿紅衫的高興的人在窗玻璃上塗上了白色。二個工人把我和我的兄弟姊妹們放在他的肩上，穿過全城，將我們背向一家花行去。天氣雖然寒冷，在我却是高興，看着底下的馬車，火車，許多人羣的頭。」

「然而我在花行裏並沒有住得長久。一家有假造棕樹的沒有信用的飲食店裏伙計把我們買了去，放在他食堂裏桌子的中間。那種生活是很壞的。人家常常忘記給我們灌水，每天還不斷的丟殘雪茄和殘紙煙到我們的桶裏來。晚上風琴奏了起來，大提琴嘖嘖啊啊的響着，空氣中充滿了惡氣和煙，玻璃缸裏靜靜地，幾乎連魚翅一動也不動地浮着深黑的將死的大魚。我時時聽見關於米耳替阿陀和彼鐵拉爾珂的名句，但我聽見了祇有厭倦。時光和生活的經驗催我衰老了。」

「後來我們的主人破產了。有一個人把風琴，桌子，白色的手巾和魚缸都買去抵了賬。但這個新主人不喜歡植物。於是我們又到了花行裏。」

「我不再詳細地說這個不燦爛的時代了。我祇說，人家常把我們租了去，或用我們裝飾賣錢的跳舞會的前房，或裝飾禮拜堂，年底或結婚時裝飾旅

館。我甚至不完全記得了。

「但有一次，秋天裏，花行裏來了一對人：一個披着雨衣的姑娘和一個紅頰，鬆髮，快活而喧嚷的大學生，我立刻認出了那就是從前憂鬱的中學生，我幼年同時代的人。他們買定了月桂花冠，祇是一個小小的月桂花冠，圍上了一條紅色的寬帶，寫着金色的字，一邊是「給俄國天才的戲劇家」，一邊是「青年的學生們謹贈。」

「是的，那就是宣告我的死刑。就在那一天，人家把我從父母的轅本上割了下來，又團團編土了一些葉子。晚間，一個穿紅禮服，有金扣的人，把我從分作兩排坐着的人羣中拿了過去，交給了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又交給了第三個人，那人便從高處俯下身把我拿了去。這第三個人，亮晶晶的，穿着黑色的天鵝絨短衣，黑色的緊襪，帶着亞麻色的假髮，欣幸地，希求地，驕傲而且不自然